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十二回 趙大郎與妹完婚 龐丞相高山大敗

玉樓半天起笙歌，風送宮嬪笑語和。月殿影開聞夜漏，水精簾捲近秋河。

且說那高山大王趙大郎自歎道：掩昔年若沒有呼世子救我舍妹，俺一家兒性命就難保哩。那曉得呼家世子打了龐黑虎，恰巧他的妹子，朝廷又封為貴妃，故爾引出許多事來，把一個功臣府化為烏有，殺了呼家三百多人。俺想起來，那呼家之變，明明是由我們而起的。若龐黑虎不搶我的妹子，那時，我夫妻兩個也不求告人救了，即使呼家在趙家莊經過，斷然不會去打龐家，就沒有這些災難了。那曉呼世子被龐兵追到這裡來，恰恰又遇俺的妻妹巡山，所以先令頭目上山通報，俺一見了他，就說將妹子與他完姻，再作道理，但不知梳妝可完？

大郎正自言自語之時，只見一班使女簇擁了小姐出來。大郎見了妹子，說道：「賢妹，愚兄將你配與呼世子成親，這是義不容辭的事。若非世子救你回來，我們一家性命早已在龐家害死哩。」鳳奴道：「小妹亦知大節。」大郎道：「難得賢妹才智不差，呼世子這般義氣，俺當捐軀相助。」鳳奴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大郎又令頭目喚齊樂工儂相，營門上掛彩張燈，今日與鳳奴完姻，明日領賞。那一班軍士，都在營門侍候。樂工儂相，齊集內營。吹打了一番，大郎吩咐樂工儂相到前營請了呼將軍來，與小姐結親。

那樂工奉令往請，儂相念了詩賦，三請新人，來到裡營，喝請鳳奴與呼將軍參拜，行過夫婦禮，兩位新人拜謝了哥哥嫂嫂，一班軍士齊在營門道喜，女使僕從一齊叩見。到了日落西山，點齊了宮燈，送那新人進去。真是：

洞房花燭蟾宮喜，月殿娥娥下九重。

一宵晚景不題。到了來朝，大郎夫婦重又相見了兩位新人，各述了一番衷曲。大郎夫婦再三勸解，那守勇時刻想著爹娘死的如是之慘，怎忍心受這般快樂，人子之心豈得放下？鳳奴道：「公子，你且放心，我家哥哥嫂嫂已經說明，幫我呼家殺龐賊報仇。妾勸公子，留心兵將要緊。我們且到外邊與哥哥嫂嫂商議，必有奇謀。」不道談談講講，又是黃昏月上，別了兄嫂回房。

鳳奴道：「公子，昔年與你一別，不知後事如何，請說一遍。」守勇道：「鳳奴，我說與你聽：俺那年打了小龐，奪你回莊，那知黑虎不多幾日死了。誰想他的妹子，朝廷封了貴妃，不道他僱用正宮娘娘的儀仗，往岳廟進香，偏我爹爹巡城，看見了他，不許僱用。那曉龐妃假公濟私的一奏，仁宗也不同是非，把我呼家三百三人，一旦死於非命。那龐奸又查點首級，少了我兄弟兩個，他又奏了仁宗提兵追趕。這教：奸權衡厭忠孝，昏庸朝政失綱維。那曉白黑夜逃來，走了一日，所得後面炮聲不止，回頭一望，卻是兵馬來了，那時急殺我也，幸見有扇小門半掩，我且挨進了門，卻是王員外的一座花園，且喜無人，我就到假山河裡躲下。那曉身子疲倦，且打個盹，待龐兵去了，我好再走。誰想竟睡了一夜。來日，他主婢兩人到園，看見我睡在他園裡，那侍女翠桃看見我就叫喊起來。幸虧小姐喝住，於是查究我的來由，剛說了幾句，就聽炮響不止，唬得我膽戰心慌，虧得小姐教我改妝成女子，叫翠桃送我上了繡樓，說是李員外家來學繡的。那曉老龐領了兵將，到王員外家各處搜尋，來到繡樓，指定卑人，說要洗剝衣襟，那是真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。全虧王員外請了包文正來，退了龐賊。又蒙包王二公，姑念我是功臣之子，留住花園，早晚與員外相敘。正是：道古談今皆學問，悟參世務即經綸。那王員外道我不凡，將金蓮小姐配我，在他府中歡娛，已是半載。那日，包公密差人來，說老龐添了三萬人馬，分作東南西北四路追趕。我聽來人說了這話，若是逗留不走，未免漏了消息，反害及員外，於心怎安？是以囑托翠桃一番，小姐懷妊三月，切勿唬壞了他。日後若生了個男，叫他延慶，將來也好到西番來尋我。用這樣的話語，又去叮囑了小姐一番，就叫別員外起身。不道走了許多日子，才到這裡。若不是你姑嫂在此，俺怎得相見令兄，龐兵如何敗走。但是承兄姐恩德非淺，退了龐家的追兵，又讓我和你完婚。教俺怎麼消受？」

鳳奴道：「說那裡話。自古道：以德報德，天下皆然。況我公公婆婆身死非命，公子的受苦含冤，皆由妾引起，我一家敢不捐軀圖報。與這個龐賊決個雌雄？」守勇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且睡，明日再與大舅細談。」正是：

琵琶先抹綠腰頭，小管丁寧側調愁。

半夜美人雙起唱，一聲聲出鳳凰樓。

話說龐集請了那三萬人馬，分了四路追趕，那曉一路而來，又經兩月，到此高山，不道反遇了一哨人馬，擋在山坡，討取買路錢。龐集口出狂言，妄想就此現成軍馬剿滅山寨。誰知倒被這兩個潑婦殺得大敗虧輸，人馬已傷其半。參謀道：「丞相，我們且收了殘兵，退到後面那大王廟，紮下營盤，再作道理。」那龐家的人馬已殺得力倦精疲，到了大王廟紮下營寨，那些兵將，個個垂頭喪氣，銳氣全無。這教：

歲歲金河復玉關，朝朝策馬與刀環。

三春白雪歸青塚，萬里黃河繞黑山。

龐太師無計可施，一時捉拿不到呼家二子。不知不覺過了十幾年。

一天龐集朦朧睡去，忽然見呼家將的兵馬一直殺進京來，放那連珠炮，震得天搖地動，神鬼皆驚，旗上寫道：「呼必顯孫女、孫兒呼梅仙、呼碧桃、呼瑞珠、呼彩鸞、呼延慶、呼延龍、呼延豹。」忽內中一員小將閃來，指定了龐集罵道：「奸賊招箭！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嗖的一響，那曉射中了龐集的左額。龐集大喊一聲：「啊呀！不好了！」醒來卻是南柯一夢。龐集想，呼守勇、呼守信日後必有擾累，若不去追他，猶恐放虎歸山，雖是提兵追捉，總是畫餅充饑，捕風捉影。於是，下令急速回京，請旨添兵助戰。那中軍齎了奏章，到京上達。這教：

軍前告急非通小，直達丹震下九重。

仁宗據龐集奏稱：逆賊呼守勇等，未免盤踞山林，集眾猖狂，必得請兵追剿，以除惡逆。仁宗降旨，命眾卿議奏，那曉合朝文武並未議復。仁宗想：這樣看起來，忠良都是假的，朕再降旨前去，若不速議具奏，一律按法治罪。自古到今，那個不曉得，食君之祿，分君之憂，豈不伴食不理？

仁宗正大怒，恰好皇叔出班啟奏道：「臣康親王啟奏陛下，那逆賊呼家將已奉旨殲滅，尚有兩子逃去，未盡剪除。我皇欽命貴妃之父龐集，提兵追捉，經久未獲。臣想，我皇祖太宗開創宏基的時節，原虧了楊業、呼延贊、王貴輔治我朝的天下，他三人南征北討，在蕩西除，那夷狄聽了這幾個將官，人人恐懼，個個佩服，無一不欽敬他們，就是太宗，也知他亦膽忠心，有功於宋，故太宗都封為藩爵，令他子孫襲職。臣思太宗這般恩寵，他諒不敢悖，今龐集具奏，可謂大逆。臣等曷敢妄議？據臣愚見，我皇頒詔招撫，仍敕呼守勇守職，他如果赤心為國，就好將功折罪，倘不能克盡厥職，立可拿正問法，何必提兵遠追？臣今冒昧乾瀆，統望聖裁。」仁宗聽奏，心裡甚是猶豫，道：「朕聽王叔的話，極是情理。龐集的奏，也是為國。這便如何？且傳旨前去，仍著龐卿作速領兵追捉。」卻是：

遙知社稷山河水，全在廷臣戰守功。

仁宗一腔心事回進官來，龐妃接見朝廷，奏道：「萬歲今日為何聖容加怒？」仁宗道：「朕今升殿，王叔奏說呼家的事，朕心深有不忍。」龐妃聽說「不忍」兩字，心中好不害怕，說道：「高山的女寇，定是楊家十二寡婦，他同呼家是親，只怕逆賊呼守勇必然躲避他家，但臣妾之父龐集，年老不堪報效，父臣不諳戎機，要求皇上格外赦免，敕召進官一議，便知分曉。」仁宗道：「卿言甚是。」即敕召龐集進京候旨。這教：

一封丹詔離金闕，馬頭行處即長城。

龐集接了聖旨，星馳上馬回京。召進宮來，見了貴妃，說道：「娘娘，可曉皇上召我到京，卻為何事？」龐妃道：「爹爹，召

請到官，不過是女孩兒的意見。要請教呼家到底有何蹤跡？」丞相道：「娘娘不要說起。我起兵一路追趕，到了高山，那曉兩個女寇有許多嘍囉，擋住了去路，要我買路錢。那五營四哨的官將，大家與他一戰，再不想人馬被他殺傷了一半，只得將殘兵移駐大王廟。此後多年，連連有本章送達帝王，不知聖鑒如何？」貴妃道：「爹爹，皇上看了本，交臣議奏，那曉八王叔奏了一番，朝廷竟有不忍的心腸，被女兒也是一奏，如今平允了些。我說爹爹年老，且文臣不請兵政，求皇上赦免罪過，召請爹爹到宮商議。」丞相道：「娘娘，我向來自無主見，如今弄得這樣光景，我還有什麼見識？」貴妃道：「女兒有一計策在此，叔父龐天德現掛印總兵，他有四個兒子，極甚驍勇。何不啟奏了朝廷，召他同往軍前出戰。我們嗣了他一個，朝廷封蔭了他。」丞相道：「果然妙計。女兒賽過陳平。」正教：

弟兄竭力山成五，父子同心上變金。

且說仁宗恰好進宮，那龐妃父女接見了聖駕，就把敕召掛印總兵龐天德父子同往軍前效力的詔啟奏了一遍。仁宗大喜道：「既是龐天德有四個兒子，應將他長子賜卿為嗣便了。」

不知以後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